

鄭伯克段于鄆

周文

左傳

初，鄭武公^(一)娶于申^(二)，曰武姜^(三)，生莊公^(四)及共叔段^(五)。莊公寤生^(四)，驚姜氏^(六)，故名曰寤生，遂惡之^(七)。愛共叔段^(八)，欲立之^(九)，亟請^(十)於武公。公弗許^(十一)。及莊公即位^(十二)，為之請制^(十三)。公曰：「制，巖邑^(十四)也。」號叔^(十五)死焉^(十六)。佗^(十七)邑唯命^(十八)。請京^(十九)，使居之^(二十)；謂之「京城^(二十一)大叔^(二十二)。」祭仲^(二十三)曰：「都城過百雉^(二十四)，國之害也^(二十五)。先王之制^(二十六)，大都^(二十七)，不過參國之一^(二十八)；中，五之一^(二十九)；小，九之一^(三十)。今京不度^(三十一)，非制也^(三十二)，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三十三)，焉^(三十四)辟害^(三十五)？」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三十六)，不如早為之所^(三十七)，無使滋蔓^(三十八)。蔓，難圖也^(三十九)。蔓草猶不可除^(四十)，況君之寵弟乎！」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

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

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

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

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

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

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

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

見也。」

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有獻於公，公

賜^ム之^シ食^シ。食^シ舍^セ（三六）肉^{ニク}。公^{コウ}問^ト之^シ。對^{カヘ}曰^ク：「小^コ人^ニ有^ル母^{ハハ}，皆^{ハハ}嘗^{シタ}小^コ人^ニ之^シ食^シ矣^ヤ，未^ミ嘗^{シタ}君^{キミ}之^シ羹^{ケイ}，請^{コト}以^テ遺^ヰ之^シ！」公^{コウ}曰^ク：「爾^ニ有^ル母^{ハハ}，遺^ヰ之^シ，緊^{キン}（三七）我^ガ獨^{カク}無^ク！」潁^{コウ}考^{コウ}叔^{ショク}曰^ク：「敢^{カハ}問^ト何^ニ謂^フ也^ヤ？」公^{コウ}語^{コト}之^シ故^{コト}，且^カ告^ツ之^シ悔^{クハ}。對^{カヘ}曰^ク：「君^{キミ}何^ニ患^ム焉^ヤ，若^シ闕^{ケツ}（三八）地^チ及^ヒ泉^{セン}，隧^{スイ}而^{シテ}相^{タリ}見^ミ（三九），其^{ソノ}誰^{タリ}曰^ク不^レ然^{ナリ}。」公^{コウ}從^シ之^シ。公^{コウ}入^リ而^{シテ}賦^シ（四〇）：「大^{ダイ}隧^{スイ}之^シ外^ハ，其^{ソノ}樂^{カク}也^ヤ洩^{セツ}洩^{セツ}，其^{ソノ}樂^{カク}也^ヤ融^{ユウ}融^{ユウ}（四一）！」姜^{カウ}出^デ而^{シテ}賦^シ：「大^{ダイ}隧^{スイ}之^シ外^ハ，其^{ソノ}樂^{カク}也^ヤ融^{ユウ}融^{ユウ}（四二）！」遂^{スヘ}為^シ母^{ハハ}子^シ如^シ初^{ハツ}（四三）。○

曰^ク：「孝^{コウ}子^シ不^レ匱^{ケツ}，永^{コウ}錫^{シク}爾^ニ類^ル」（四五），其^{ソノ}是^シ之^シ謂^フ乎^ヤ！」潁^{コウ}考^{コウ}叔^{ショク}，純^{ジュン}孝^{コウ}也^ヤ，愛^{アイ}其^{ソノ}母^{ハハ}施^セ及^ヒ莊^{シュウ}公^{コウ}。詩^シ

「題解」

本文所記載的鄭伯克段于鄆的事，發生在魯隱公元年。史家用漸次推進的手法逐層敘說；通篇以時間為經，作直線的發展；以莊公伐京為中點，而前後溯延及事變的前因後果，頗有小說的架構。全文的前半：「初，鄭武公娶于申……」起，至「大叔出奔共」，其中以祭仲及公子呂的進諫莊公，烘托出共叔段日高的氣焰與莊公的成算在胸，表明鄭伯克段事態發生的必然性。莊公心理微妙的變化，亦可見於他與祭仲、公子呂的對話間。後半篇着墨寫武姜與莊公母子間親情的淨化。這人性中無可廢替的親情，因鄭伯克段而起了轉變，癒合了自始以來由莊公寤生而導

一贅語，表現出左傳文筆的特色。
全文的結局，是鄭伯克段的結果。
致傷痕，因此莊公與其母武姜的「遂為母子如初」方是
本篇文字優美簡潔，無

「注釋」

(一) 鄭武公：桓公子，名掘突。

(二) 申：姜姓國，在今河南南陽縣。

(三) 武姜：武是夫諡，姜是父姓，凡取姜姓國之女，必稱某

姜，這是春秋時的習慣稱法。

(四) 寤生：即今所謂之難產。

(五) 亟請：會箋云：「亟請者不一請也。」亟請，屢次請求

。

(六) 制：邑名，在今河南汜水縣，本為東虢國故地。

(七) 巖邑：爾雅釋山：「巖，嶢巖，山貌也。」巖邑是四面

皆山，地勢險要之城。

(八) 虢叔：東虢國國君。虢國在今河南滎陽縣，虢叔恃險而

不修德，結果為鄭所滅。

(九) 佗：同他。

(一〇) 京：邑名，在今河南滎陽附近。

(一一) 祭仲：鄭大夫。祭，邑名，祭仲以邑為氏，仲是其排行

。

(一二) 百稚：杜注：「方丈曰堵，三堵曰稚，一稚之牆長三丈

，高一丈。」堵、稚皆古代的建築量法。百稚為三百方丈

。又一說為五百方丈。」

(一三) 參國之一：杜注：「三分國城之一。」國之國都，故參

國之一是謂國都的三分之一。

(一四) 焉：何。

(一五) 不如早為之所：所，處。不如早為之所是說不如早作處置。

(一六) 斃：踣，跌倒之意。

(一七) 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邊城。貳於己，杜預注曰：「

兩屬」。左氏會箋：「言背君而從己也，心不專於君而分

於己，故曰貳於己。」

(一八) 公子呂：字子封，鄭大夫。

(一九) 無生民心：無同勿，無生民心是勿使民生他心之意。

(二〇) 無庸：不用，不需要。

(二一) 廩延：邑名，在今河南延津縣附近。

(二二) 厚：土地廣大。

(二三) 不義不暱：會箋：「義下插則字看。」暱通、膠合、

親近。故前句當是多行不義則民不暱。

(二四) 完聚：完是完城郭。聚是聚禾粟。

(二五) 繕：修治。

(二六) 乘：戰車。

(二七) 將啓之：啓，開。導。將啓之，即將為內應。

(二八) 鄆：邑名，今河南鄆陵縣境內。

(二九) 共：邑名，今河南輝縣境內。

(三〇) 寘：寘，置。會箋：「寘猶言幽之。」幽禁之意。

(三一) 城潁：邑名，在今河南臨潁縣境。

(三二)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云「天玄地黃，泉注地中，

故曰黃泉。」全句是不至死不相見之意。

(三三) 既而：後來。既，已。

(三四) 潁谷：是鄭邊邑，在河南登封縣西，與城潁相距不遠。

(三五) 封人：典守封疆之官。

(三六) 舍：捨。

(三七) 繫：語助詞，用以表傷痛之聲。

(三八) 闕：闕通掘字，挖掘。

(三九) 隧而相見：隧即地道。隧而相見是說挖掘地道，而在地

道中彼此見面。

(四〇) 賦（詩）：春秋時，士大夫階級以上之人均喜賦詩，詩

或取古篇（不免斷章取意）或為己作（即景生情），賦詩

之人，藉詩言志，聽詩之人，則藉詩觀志，成一時的風尚

。賦詩即吟詩。

(四一) 融融：和樂貌。

(四二) 洩洩：舒散貌。

(四三) 遂為母子如初：初當是人之初的初，遂為母子如初是說

於是恢復了母子間自然的感情。

(四四) 君子曰：會箋曰：「左傳稱君子曰，多是採取當時所謂

君子者之言也。」因此可據此得見當時一般知識份子對某

件事的反應。

(四五)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孝子不匱兩句出詩經

大雅既醉篇，詩原意為：孝子孝行無竭盡之時，而上天常

以善賜之。今左傳引詩，以匱為匱乏，類為朋類，作「孝

子不乏，天錫之朋類」（會箋語）解。錫，賜。

「翻譯」

當初，鄭武公娶了申國的女兒，名叫武姜，生了莊公和公叔段。莊公生時難產，驚嚇了姜氏，所以替他取名寤生，因此而討厭他。喜愛共叔段，想要立他為太子，屢次向武公請求，而武公都不答應。

等到莊公繼任君位，姜氏替共叔段請求制作為封邑。莊公說：「制是個地勢險要的地方，號叔曾死在那裏。如果您請求別的地方，我必定從命。」姜氏又請求京，莊公便答應了，使共叔段居於京，大家稱他為「京城大叔」。鄭大夫祭仲進諫莊公道：「都城超過了三百方丈，是國家的禍害。先王的規定，大的城邑不應超過國都的三分之一。」

，中等的城不應超過國都的五分之一，小城不應超過國都的九分之一。現在京這個城沒有按照法度來建造，不合先王的規定，你將不能忍受！」莊公說：「姜氏想要這樣，如何能避免禍害？」祭仲回答說：「姜氏那有滿足的時候，不如及早處置他，不要使他的勢力擴張，一擴張，就很難設法補救了。蔓延生長的草尚且無法除去，何況是被你寵慣了的弟弟呢！」莊公說：「一個人多做不合理的事必定自受其害，你姑且等着吧！」

鄭大夫公子呂說：「一個國家不能同時擁有兩個國君，你要如何處理這件事？想要把國家給大叔，請你允許我去事奉他，如果不想把國家給他，就請你除掉他，不要使百姓

有離心。莊公說：「不用除去大叔，他將自己召致禍害。」大叔又收取西邊北邊的邊城，全成他自己的，一直到廩延。公子呂說：「可以了，土地廣大了，將會得到百姓的歸附。」莊公說：「多行不義之事，則百姓不會親近他，即使土地廣大了也將崩敗。」大叔於是造好了城郭，聚積了禾粟，修繕妥了盔甲武器，具備了士卒和戰車，將要襲擊莊公。武姜將做他的內應。莊公聽說大叔襲鄭的日期，說「可以了。」命公子呂率領兩百輛戰車去攻打京，京城的百姓都反叛大叔，大叔段就逃到了鄆，莊公又去鄆攻打他。五月辛丑這一天，大叔從鄆逃出，逃往共國。於是莊公把姜氏幽禁在城潁，而為此事起誓說：「不到黃泉，我不與她見面。」

不多久，莊公就懊悔發了誓言。潁考叔是潁谷地方守封疆的官，聽說莊公後悔的事，便借進獻的機會來見莊公，莊公請他吃飯，潁考叔進食時留下肉不吃，莊公便問他是甚麼緣故。他回答說：「我的母親凡是我吃的食物他都嘗過而不曾嘗及您的肉羹，請您允許我把這送給他。」莊公說：「你有母親可以送，只有我沒有！」潁考叔說：「這是甚麼緣故？」莊公把原因告訴他，並且告訴他自己悔意。潁考叔回答說：「您何必為此憂慮呢？如果在地下挖掘一條地道，下及泉水，在地道中和您母親見面，有誰說不對呢？」莊公便依從了他的建議。莊公進入地道而吟詩道：「在大隧裏，真是十分和樂啊！」姜氏走出隧道而吟詩道：「在大隧的外邊，（我和兒子相見了以後）是十

分舒暢啊！「於是母子間恢復了自然的親情。
又能影響到莊公，詩經上有一個大孝之人，愛他的母親，而
的，因為上天常常賜給他同類的人。』這兩句詩實在可以
用來說潁考叔感悟莊公的事啊。」